



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

人民永远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

□杨献平

2024年夏天,我再一次回到故乡南太行。相对于往常,这一次待的时间较长。很多年以来,我以“南太行乡村”为背景,写了大量的散文和少许小说。逐渐觉得,以往的素材基本上用光了,这倒还是一个浅层次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突然发现,自己和当下的乡村竟然有些“隔膜”了。

二十多年前的北方乡村,还是热气腾腾的鸡犬相闻,邻里相望。那时最大的变化就是各种摩托车和运输车,但房子依旧是祖辈以来的青石或红石建筑,古朴而又实用,只是美观度略差,日常生活也极不便利。而现在,各种新式楼房、私人轿车、运输车辆停得到处都是,种地、收板栗等相应的机动便捷工具一应俱全,家家户户都有购置,盖房子也都用上了搅拌机、铲车、钩机、电子标尺、筛沙机等。这使我蓦然觉得,“机械化”“现代化”肯定不再是城镇的专用词,“现代化”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乡村也如火如荼,进入到每一个村民的现实生活中。再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乡村人不再觉得城市神秘、新鲜,已经不像多年前那样,总是把每一次进城当作一场豪华的旅行、一次极其难得的“见世面”的盛装出游。在新时代,乡村人不再对城市保持向往而胆怯的心理,认知上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不知深浅”“满眼新奇”到“自然而然”,用寻常的心态和眼光去打量、审视当下的城市及其包纳与衍生的一切,进而以见惯不惊的态度来

“评点”“论说”了。

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可以用“史无前例”来形容。而我对乡村的认知和理解,绝大多数还停留在二十多年前自己参军前后的那个时期。这种“见惯不惊”“蜻蜓点水”式的乡村记忆和印象,使得自己的“南太行乡村”文学书写日渐陈旧。我总觉得少了一些什么,觉得与新时代的中国北方乡村脱节了,“身”和“心”似乎也

和活生生的人间烟火、大地现场有了间离的感觉;再写乡村的时候,无力感强烈之外,还有一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说不出来的尴尬。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非常深刻地指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如今重温,可谓醍醐灌顶,使人猛然惊醒。二十多年来,从部队到地方,其间去过的南北方乡村也很多,但总有走马观花的嫌疑,多数时候仅满足于“我看到了、了解了”,而没有真正地沉下去,走到具体的人群中。即使生养自己,时常魂牵梦萦的故乡,我每一次回来,也都是匆匆地办完事,又匆匆地赶往他处。这种来去漂浮的行为,使得自己与故乡的“现实距离”“文学距离”越来越大。

这次回到乡村,潜心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正值盛夏。暑热之中,村人们还在劳作。恰逢板栗成熟期,为了收获方便,要割掉或者拔掉树

下的杂草,不然,板栗掉入其中,就很难找到,结果只能减产。我了解到,南太行山区一带的乡村人,多数已经不再到城市打工,而是分别在自家的坡地上种植了板栗树。这种果树成活率相对较高,产果时间较短,大面积种植并做好病虫害防治的话,到秋季,每家每户的毛利润能在3万到8万元之间;种植数量较大的,年纯收入能在10万到20万元之间。当地乡干部霍士硕和张京伟说,南太行山区一带的板栗,颗粒虽小,但肉质结实、甘甜,明代曾作为朝廷贡品。因为板栗量大质优,多数出口到欧洲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加之这里是山地,有的乡民便以地利之便,养殖跑山鸡、跑山猪等,每年的收入也不菲。也有很多人将附近的明长城、北武当山加以旅游开发,有的则以民宿方式发展庭院经济。我看到,马路上的大小车辆很多,尤其在节假日,除了邻近的京津冀晋鲁等地牌照外,竟然还有福建、广东、广西和上海等地来的旅游大巴。村支部书记刘社香说,这些年来,很多城里人一到夏天,就到咱们山里避暑来了,咱们这里的农家饭、山楂、苹果、葡萄、桃子、脆李子、柿子、核桃等也很受欢迎。我还发现,很多人家除了农用车、轿车之外,还添置了电瓶车、摩托车等,主要用于走亲戚、买东西的短途代步。

没事的时候,我和弟弟一起为邻居或其他乡亲盖房子、搬砖和泥,在劳动中,与众乡亲攀

谈起来,才了解到现在的南太行乡村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繁华且有些驳杂的“新世界”了——其中有个人的奋斗,也有基层政府的同心戮力,经济发展较快。

顾炎武在《日知录·文须有益于天下》中说:“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乡村是逐渐消散的农耕色彩向着现代农业前进和转换的最后堡垒和赓续之地,时代在乡村投射的光,乐观、明亮且美好。时至今日,“三农”始终是中国最为深沉的底色,也是最具时代特征的一个巨大的“自然和人文现场”。置身其中,我耳闻目睹的,都是自然、真切、扎实的人间生活,是人民的喜怒哀乐,更是时代洪流下乡村文化和文明的嬗变,更有许多人将附近的明长城、北武当山加以旅游开发,有的则以民宿方式发展庭院经济。我看到,马路上的大小车辆很多,尤其在节假日,除了邻近的京津冀晋鲁等地牌照外,竟然还有福建、广东、广西和上海等地来的旅游大巴。村支部书记刘社香说,这些年来,很多城里人一到夏天,就到咱们山里避暑来了,咱们这里的农家饭、山楂、苹果、葡萄、桃子、脆李子、柿子、核桃等也很受欢迎。我还发现,很多人家除了农用车、轿车之外,还添置了电瓶车、摩托车等,主要用于走亲戚、买东西的短途代步。没事的时候,我和弟弟一起为邻居或其他乡亲盖房子、搬砖和泥,在劳动中,与众乡亲攀

作上,不仅要表现人们在现实中的各种遭遇,更要关心大多数人的心灵建设和文化要求,着眼于整个人类历史和未来、现状和命运的呈现、表达与塑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重新步入乡村,沉下心来到乡村生活,是一次重温,也是一种进入。我再次认识到,曾经熟悉的乡村,已经成为过往,风物犹存,而人们的现实生活方式、质地,特别是心灵、精神以及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判断,都跃进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是人类历史和文明进程的必然,是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农村发生的典型性变化的具体体现。工具的变迁,人们在物质和精神上的丰富,正在超越我们的经验和想象。

如此的乡村观察、历练和体验后,对于“南太行乡村”的文学书写,我似乎又找到了“源头活水”,也真正理解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这一重要论断的巨大现实意义,对自己继续“南太行乡村”的文学书写也有了信心。

我把天津一家生产食品调料的国企当作我的“深扎”基地已有多多年。我找各种机会采访工人师傅,与他们聊工作、聊生活、聊家庭,还经常翻阅师傅们的微信朋友圈,细致查阅企业发展历史,精细观察了解企业的当下状况。

与师傅们谈天说地,其实就是抓“生活细节”。生产流程可以到网上搜索,可工人师傅们的语言特色、工作与生活细节,那是搜索不来的,必须面对面真诚交流才能抓住绝妙的细节,然后融化在虚构的情节之中。非常有意思,我最近采访的几位师傅,恰巧都有过担任车间主任的经历,这就让“工作细节”之外还有了“管理细节”。四位师傅中有两位已经退休,一位即将退休,一位刚刚转岗离开车间,这使得我和师傅们的“谈天说地”扩大了“车间边界”,拥有了更广阔的讲述空间。

老史身材壮硕,已经退休四年,由于早年有过部队经历,虽然腿部有严重的静脉曲张,但依旧“站如松、坐如钟”,而且说话极有条理性。他为了更好地介绍一个机器设备,提前画了一张草图,让我这个外行人也能看得清楚明白。

老史是个爱干净的人,当年他上任生产线车间主任的第一天,就从车间卫生抓起。他找来一支由复员军人组建的清洁队,用“五字口诀”检验卫生——“边、沿、卡、台、角”。当车间卫生“焕然一新”的时候,工人们的心情和生产意识也会增强,更不用说生产食品调料,卫生是首要之事。当时的生产线车间是个大车间,有两百多人,他用天津卫风俗来进行管理:对年岁大的女师傅,以孩子的口吻用“奶奶”来尊称;对年岁大的男师傅,以孩子的口吻用“爷爷”来称呼。虽然这样的称呼不合规范,但对于当年完全手工劳作并且工人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车间状况来讲,则是非常适用的管理办法。

生产线车间主要生产蒜蓉辣酱,过去大部

分产品在冬季销往东北地区。后来因为烧烤的普遍流行,夏季同样需求旺盛,于是问题出现了:在往瓶子里灌装快结束的时候,机器嘴有一个向上提拔然后又收紧的过程,就是这样一个机器动作,非常容易在瓶口留下残液,冬天不成问题,夏天就容易导致细菌产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老史带领工人和技术人员四处学习,回来后将这个问题——将瓶装改成袋装,残留物的情况没再出现过。再后来,随着市场变化和消费需求,包装袋需要用激光打防伪码和生产日期。为了提高激光打码的速度,老史带着保全工跑到银行去观察自动点钞机的运行,回来后改装设备,最后终于解决了激光打码速度慢的问题。

如今,生产线车间完全是自动化流水操作,工人也从两百多人减少到四十多人,基本上都是大专文化水平,用“奶奶爷爷”的管理办法已经不太适用,于是便采用了更加规范的科学管理办法。老史虽然退休,依然热爱这个奋斗了半辈子的工厂。有人找他,拐弯抹角地想要某

天津师傅

□武 歌

种产品的配方,他坚决拒绝,明确表态给多少好处也不会给,不做没有良心的事,要对得起自己奋斗了半辈子的企业。就是在这样漫无边际的聊天中,老史还给我讲了许多生动有趣的车间故事。

那天我见到老史时,他还有两个月就要退休了。他来自山东滨州,1983年就在这家企业工作,从普通工人一直干到酱菜车间主任。他个子不高,头发很短,脸上带着和善的笑容,尽管还夹杂着家乡口音,但他说话办事已经完全是“天津风格”了。

老史很忙,坐不了一会儿就接电话,要么边打电话回车间,我干脆跟在他身后,他去哪儿我就跟到哪儿。遇到他处理生产问题时,我就跟他身边的工人聊天。有个工人偷偷告诉我,老史是个用“非常狠”的主任。见我惊讶,工人笑着解释,主任对自己是狠上加狠,他是个“加班狂人”,一年有365天,他加班有“380天”!我不解,多出来的那些天是怎么算出来的?原来重要节日比如除夕、大年初一等,加班一天算两天。其实,老史除了所有公休日、节假日加班,每天下班他还要不报报酬地加班,要是再算上平日下班后的加班,恐怕得多出来更多天数。老史没有多少业余爱好,常在车间里,他说他喜欢待在车间里,只有待在车间里嗅到酱菜的味道,心里才踏实。老史还给我讲了腌制酱菜的诸多乐趣。看着他满脸的皱纹,“老工人”和“加班加点”这些久远的“劳动词汇”就像时光隧道,把我带回我1980年代的工厂经历,让我在构思小说情节时,有了更多的情感基础。

大鹏是我接触到的车间主任中最年轻的。他是“80后”,做过腐乳车间主任,如今已经转岗到销售部门,算是“前主任”吧。三年前我在

腐乳车间采访过他,几年没见,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说实话,大鹏不像是食品调料行业的人,重型企业的车间主任,似乎更吻合他的大身板。他一米八七的身高,曾经在篮球队打过球,使用“膀大腰圆”描写他非常合适。老史曾经看过大鹏一个人把车间一个重达两百斤的铁盖子搬起来,搬完后没有一点气喘吁吁的样子。

跟大鹏接触时,因为之前车间的生产情况我都了解,所以我特别想了解他的家庭情况,想要把“工厂围墙”打开,让更多的人看看当下工人的社会和家庭情况。大鹏有一女一儿,女儿一米八四,也打篮球;儿子年岁小,练习跆拳道,打起来有模有样。拥有这样“体育家庭”背景的人,出现在生产食品调料的工厂里,的确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写作冲动。大鹏的幽默调侃以及他机敏的反应,都会成为我小说中的人物原型的特质。

最后再说说老刘。老刘已经退休两年,也做过生产线车间的主任。他在食品调料行业工作了三十多年,什么岗位都干过,车间工人、食堂采购员、工会领导等。老刘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年轻时喜爱歌词创作,发表过许多脍炙人口的歌词,有的还被著名歌唱家演唱过。他喜欢乐器,吉他弹得有模有样;书法也好,工厂的黑板报、墙栏上都留下过他那非常规范的板书,就连企业的厂歌也出自他笔下。

作为企业的文化才子,他也有过“劳其筋骨”的过程。冬天在酱菜池子捞咸菜时,掉进池子里,差点就把自己给“腌制”了。早上天还蒙蒙亮,他就蹬着三轮车,迎着寒风去菜市场为职工食堂买菜,回来后剥大葱、剥蒜皮,还要忙着炒菜。

即使拥有这样的艰难经历,退休之后他反而更加珍爱自己奉献青春的企业。退休后的老刘依旧惦念着老厂,把企业当作自己的亲人。

他经常走访各地,看看大小超市里,自己老厂生产的产品占据多少份额;无论走进苍蝇小馆还是大饭店,总要借各种机会来到后厨,跟掌勺师傅说上几句“行内话”,了解饭店用没用他们企业的产品,然后把了解到的情况向企业领导反映;他也经常通过微信朋友圈宣传企业产品。

老刘的工厂情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有一次,他在早点铺吃早点,看见他们企业的腐乳塑料桶,大一点的被早点铺用旧了,小一点的被当作餐桌旁边的垃圾桶。他跟小老板说,你把我们厂子那么知名的产品的包装桶当作垃圾桶,不好看呀,要么你就把商标给遮住。小老板说,大爷,这不是给你们产品做宣传吗?证明你们产品就连包装都结实耐用、滴水不漏。老刘想了想,倒是觉得有理,但还是觉得不好看,拉住小老板商量起来没完,一定要找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小老板苦笑说,您这样的老工人可是不多见了。

还有一次,他在超市里看见他们企业的产品,因为某些顾客挑选时的随意放置,导致产品分散摆放。他立刻蹲下来开始重新摆放。超市人员奇怪,说大爷您这是做啥呀?老刘说,摆放太乱了,不好看,我给摆。小姑娘还是不解,但也没有理由阻拦他,只能用诧异的眼神看着这位“神经兮兮”的大爷。

通过这样的主动出击,我逐渐掌握了这家企业近百年的发展历史。之前根据采访素材,我已经创作发表了散文、随笔和短篇小说。入选2024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即将出版的长篇小说《荆棘》(暂名)也是这样创作出来的。我努力在讲述天津机器制造业故事的同时,也加入了不少天津食品调料方面的生活元素,从生产与生活两个方面,通过天津师傅的人生经历,讲好天津故事,呈现天津工业与众不同的“平民精神”。

北京文学 精彩阅读 2024年第9期要目 名家开篇 隐秘碎片(短篇小说) 徐小斌 隐秘性的裸露方式——读徐小斌的《隐秘碎片》(评论) 贺绍俊 现实中国 校园之殇——关于“校园霸凌”的社会观察(报告文学) 李海燕 好看小说 公开课(中篇小说) 余一鸣 体面(中篇小说) 余耕 珠穆朗玛(短篇小说) 水笑莹 上海小夜曲(短篇小说) 于则于 陕北红 脸红(短篇小说) 毛嫚 生育史(短篇小说) 方言 诗人A与拾垃圾者B的故事(小小说) 小方 新人自荐 山叮(短篇小说) 万户 在故事的冒险中彼此“看见”——评万户《山叮》(点评) 沈念 天下中文 我心中的新诗英雄 胡亮 丹顶鹤的故事 兴安

本刊国内邮发代号:2-85.国外邮发代号:M428 本刊每期内文208页,全部彩色印刷,装帧精美,每册定价20元,全年定价240元,请您及时到当地邮局订阅,也可到《北京文学》微店或杂志铺(http://www.zazhipu.com)。 地址:100031北京前门西大街97号北京文学月刊社发行部。电话:010-66031108/66076061。 小镇的春天 邓宗良 蜀道苍茫 宋扬 汉诗维度 星云 等待生活对你开口(组诗) 王东东 辽阔而无垠的苍生(组诗) 李自国 雪落下的地方,就是最好的河山(组诗) 陈城 雪花(外一首) 王彤乐 群星 贺泽岚 墨尘 毛宇睿 野 乔春 马 贺泽岚 墨尘 毛宇睿 西 左阿 湖 耳 南 李 振 陈 霖 曾入龙 刘 佳 马 戎 华 东 民 王 磊 杨清敬

延河 2024年第九期目录 总第738期 中篇小说榜 路上的娜拉 赵斐虹 隐 王 董卓武 短篇小说榜 一百万分两半 董卓武 未来的婚姻 黄守昱 新诗经 我跪不下来 梦野 张怀民手记 薄暮 今夜与陈亮擦肩 吕植 檀香木 张作楹 我也不过是一个粗鄙的俗人 马泽平 有些事是不能看透的 张敬华 祁连山消息 梁积林 我悄悄贴近它的嘶鸣 宁斌 新大众文艺 一个陕北母亲在西安陪读的13年 南风 22岁的西安夜班护士,在急诊科提前看遍了人世 光怪陆离 胡适巴咧说农事 王海燕 我的热爱不过如此 冯亚娟 秦岭日记(三) 王若冰 它们站在大地上 陈瑜 精神地图 精神地图 陈瑜 新翻译 罗马尼亚诗选 高兴译 文学观察 论李少君诗歌中的海洋元素与生态意识 孔晓悦 邮发代号:52-6 全年12期 定价:15.00元 全年定价:180.00元 地址:710001,陕西省西安市建国路83号《延河》杂志社 投稿:yanhexx@126.com(小说),yanhesg@126.com(诗歌),yanhefy@126.com(翻译),yansw@126.com(散文与评论)

野草 2024年第5期要目 中篇小说 荒野 穆萨 多 马小盐 菩萨与美工刀 何新乐 梅花三弄 刘晚燕 弹腔 何惟 短篇小说 大雪落下来 肖达明 物归原主 乙左左 微小的视角 草白榴 月光的气味 指 诗歌 骆驼的诗(评论) 蒋静米 庶物志 陈喻之伞 黄立宇 异域风 伊沃诗选 董继平 沉默或低语 写任何作品说到底都是在写自己 贾平凹 无问西东 芳心卷舒(中国画) 傅小平 满庭芳(中国画) 许宜石 邮发代号:32-97 国内统一刊号:CN33-1038/I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5-1260 双月刊 全年价:60元 主管主办:绍兴市文联 地址:绍兴市越城区光明路龙珠里15号 邮编:312000 电话:0575-85136031 投稿邮箱:yczf2024@163.com yecaozai@163.com

西湖 2024年第7期目录 废蛋 刘日日 田某的烦恼 刘日日 痴线 刘黎久 美丽旧世界 黎久 蝶 任小多 洞口轻轨 任小多 害怕 白余 爬行物 白余 暂停 白余 冰莹 白余 童治萍的诗 童治萍 陈洪金的诗 陈洪金 陡上犁的诗 徐澄泉 徐澄泉 甲子年的诗 甲子年 甲子年的诗 甲子年 我的厨房没有国界 栗颖新 流向远方的水 蒋在 张哲没有再骑车 蒋在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张哲 张三小说的语言特色 宋宇刚 关于张楚《云游》 主持:卢 楨